



布谷鸟

儿童文学

大卫·科波菲尔

DA WEI KE BO FEI ER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英】狄更斯 / 曹 张 娜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在我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但愿你的脸也能这样地守护在我身边。当视
实像我现在离去的影子一般地从我们前消失时，但愿我仍能看到你正守护在
我的身旁，手向上指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大卫·科波菲尔

—— *David Copperfield* ——



[英]狄更斯/著

张娜/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著; 张娜改写.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68-2

I. ①大… II. ①狄…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46 号

责任编辑: 彭秋实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刘 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1.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0 千字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年), 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也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 以高超的艺术手法, 描绘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 作品一贯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 贯彻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精神, 塑造出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他的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等。一百多年来他的小说在全世界盛行不衰, 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第八部长篇小说, 狄更斯希望写一部作品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 于是便创作了这样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 全书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 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大卫一生的经历。

全书从大卫的出生开始叙述: 大卫是一个遗腹子, 在母亲的养育下健康地成长, 但在母亲改嫁后他开始了悲惨的童年生活。继父经常对他进行体罚, 母亲去世后, 继父最终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利, 打发他去当童工。大卫无法忍受现状, 于是投奔了他的姨婆, 姨婆尽心尽力地培养他, 让他重返校园, 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卫长大后, 姨婆破产了, 而他与心仪的女子朵拉的婚后生活也并不如意。在米考伯先生的帮助下, 他揭穿了尤利亚·希普的阴谋, 拯救了威克菲尔先生一家, 却又遭遇了朵拉病故的巨大不幸。悲痛的大卫决定将他的传奇经历记录下来, 最终成了一名大作家。为了抚平心灵的创痛, 他出国游历了三年。回来

后,他发现艾妮斯(威克菲尔先生的女儿)始终爱着他,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卫·科波菲尔》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将自己的经历和他的想象相结合,记录了一段充满苦难但却从未放弃希望的人生历程。其中狄更斯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把握得十分精妙。他采用第一人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大卫复杂的心理活动,让读者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于大卫童年时期心理变化的记录,完全表现出一位敏感孩童经历灰暗童年时的情感;对于大卫成年后遇到挫折时的心理描写同样细致入微,突出了大卫善良诚恳的优秀品质。

《大卫·科波菲尔》中处处有着狄更斯式的幽默、诙谐的笔触。他善于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和独特的语言对白来刻画人物,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贪婪和虚伪,尽情地讴歌劳动人民的朴实与善良,表达了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从这部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狄更斯对他所处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也可以引发读者的一些历史性、社会性的思考。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我的出生	1
第 二 章	我家的变化	4
第 三 章	被遣送离开家	9
第 四 章	在萨伦学校的第一学期	15
第 五 章	度日如年的假期	19
第 六 章	丧母后的悲惨遭遇	22
第 七 章	投奔贝特西姨婆	27
第 八 章	重返校园	30
第 九 章	谦卑的尤利亚	35
第 十 章	重遇斯蒂福斯	38
第 十 一 章	艾米莉的婚事	41
第 十 二 章	选择职业	45
第 十 三 章	吉神和凶神	48
第 十 四 章	恋上朵拉	51
第 十 五 章	汤姆·特拉德尔	54
第 十 六 章	接二连三的损失	58
第 十 八 章	姨婆破产了	63
第 十 九 章	米考伯先生的新差事	68
第 二 十 章	斯本罗先生意外去世	71
第 二 十 一 章	威克菲尔先生与希普	76
第 二 十 二 章	流浪者	81
第 二 十 三 章	朵拉的姑母们	84
第 二 十 四 章	艾妮斯与朵拉的初次会面	89



第二十五章	结婚	92
第二十六章	家庭琐事	96
第二十七章	艾米莉的消息	100
第二十八章	持家	105
第二十九章	坠入迷雾	108
第三十章	佩格蒂先生梦想成真	113
第三十一章	踏上更漫长的旅程	116
第三十二章	我经历了一次火山爆发	121
第三十三章	朵拉最后的时光	127
第三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130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134
第三十六章	告别	139
第三十七章	流离海外	142
第三十八章	归来	149
第三十九章	艾妮斯	153
第四十章	我见到了两个忏悔者	161
第四十一章	指路的明灯	170
第四十二章	最后的回顾	175

第一章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我是一个遗腹子，母亲把我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人世六个月了。一想到父亲从未见过我，我便觉得十分怪异。小的时候，父亲在教堂墓地里的那块白色墓碑常常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我们家的小客厅里亮着温暖的炉火，但我们家的门窗却紧锁，把父亲的坟锁在门外，让他的灵魂独自徘徊在漫漫寒夜之中。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种情景时，依然会觉得十分诡异。

我的父亲有一位姨母，我得管她叫姨婆。她是我们这个家族中主事的大人物。大家都叫她特洛伍德小姐。我那可怜的母亲对她很是畏惧，偶尔提到她的时候，母亲总会把她叫做贝特西小姐。我姨婆曾经和一个比她年轻几岁的男人有过一次婚姻。由于两人个性不合适，这段婚姻最终以协议分居而告终。

我深信，我的这位姨婆非常宠爱我父亲，但是她却被父亲的婚事给伤透了心。姨婆十分反对我父亲娶我母亲，因为在她眼里我母亲还是个乳臭未干的“蜡娃娃”。虽然姨婆从来没有和我母亲见过面，但她知道我母亲那时还未满二十岁。我父亲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和贝特西小姐见过面了。结婚时，我父亲的岁数是我母亲的两倍。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结婚后刚刚一年，他就生病去世了。

这就是那个“多事”并且重要的星期五下午的情况。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精神萎靡地坐在壁炉旁边，忽然看到一



个陌生的女人正从容不迫地往院子里走来。

我母亲又仔细地打量了那女人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此人准是贝特西小姐。这个女人有着凌厉笔挺的身姿和盛气凌人的神情，这些都是别人所不可能有的。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对我母亲说道。她在“想”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可能是因为她看到了我母亲正身穿丧服和怀孕的生理状态。

“是的，我就是。”我母亲虚弱地回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你听说过这个人吧？”

我母亲表示她十分荣幸地听说过这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只是感到不愉快，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胜荣幸的神情来。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了！”贝特西小姐说。我母亲听说后只是默默地把她让进屋。

待她俩坐定后，贝特西小姐依然一言不发。我母亲先是极力克制住悲痛的情绪，随后还是忍不住失声大哭起来。

“啊，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劝道，“别哭啦！行啦，行啦！”

但我母亲还是忍不住要嚎啕大哭，直到哭个够才算完。

“把帽子摘下来，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好好儿看看你！”

虽然不情愿但是出于对贝特西小姐的畏惧，我母亲还是按她的要求摘下了帽子。

“我的老天！”贝特西小姐惊叫起来，“你简直还是个孩子啊！”

毫无疑问，我母亲那时看上去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儿。

“我告诉你，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你生的一定是个女孩儿，”贝特西小姐接着说道，“你打算管她叫什么？”

“但是，假如我生的是个男孩儿呢？”我母亲插嘴问道。

“我跟你说过了，我预感到这肯定是一个女孩儿，”贝特西小姐回答说，“不要和我抬杠啦！这个女孩儿一出生，我就打算做她

的朋友。我愿意做她的教母。我希望你能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我要把她教育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让她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她不会相信那些她不该相信的人，也不会滥用自己的感情。”

“孩子，大卫对你好吗？”贝特西小姐平静了一会儿又问母亲，“你们在一起时过得开心吗？”

“我们过得很开心，”我母亲回答说，“科波菲尔待我很不错。”

这时，女仆佩格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了，一眼就看出来了母亲为何如此难受。其实，如果房间里的光线再亮一点儿的话，贝特西小姐也早该看出来了。佩格蒂立马把母亲扶到楼上的卧室，并让自己的侄子去请护士和医生了。

齐利普医生去楼上看过母亲之后就下来了。他用他最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太太，我很高兴，要向你道喜啦！”

“那个孩子，她还好吗？”我姨婆说道，她交叉着双臂，一只胳膊上依旧系着帽子。

齐利普医生把脑袋侧向一边，像一只讨人喜欢的小鸟一样看着我姨婆说：“太太，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生下来的可是一个男孩儿呀！”

我姨婆听完后一言不发。她抓住帽带，提起帽子，把它当做投石器似的，朝齐利普医生的头上打了一下，然后带着打瘪了的帽子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就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女，一下子消失了，而且再也不曾出现。



第二章 我家的变化

一天晚上，我母亲到邻居家串门去了。佩格蒂和我坐在壁炉边，我刚给她讲完了一个关于鳄鱼的故事。

“那么，佩格蒂，”我突然问道，“你结过婚吗？”

“什么？大卫少爷，”佩格蒂回答道，“您怎么会突然问起这种问题来？”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呢？你很漂亮，不是吗？”我说。

“天哪，您真的觉得我很漂亮吗？您怎么会突然提到结婚这档子事呢？”佩格蒂问道。

“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嫁一个以上的男人，对吗？”我接着问她。

“那当然不行啦！”她立刻回答说。

“那如果一个女人守寡了就可以再嫁给第二个男人吗？”我又问。

“那倒也行的，只要她想再嫁。”佩格蒂说。

我俩正聊着天，母亲回来了，她身后还站着一个长着黑头发、黑胡子的男人。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浑厚的嗓音，也讨厌他拍我时会碰到母亲的手。

临别时，那个男人对我说：“再见，我的好孩子！”我亲眼看到，他俯下身来亲吻我母亲的小手套。

“再见！”我说。

这时我见他在花园中转过身，在门还没有关上时，他用他那

不友好的黑眼睛瞥了我一眼。

一个秋天的清晨，我和我的母亲正在花园里喝茶时，那个男人骑着马又来拜访我们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莫德斯通。他勒住马头，向我母亲问安，并且说他要到罗斯托特拜访几位老友。他还说如果喜欢骑马，可以带着我一起去。

于是，我坐到了他前面的马鞍子上，和他一起来到了一家旅馆。那里有两个无所事事的男人正在抽雪茄。我俩一进去，他们就问道：“喂，莫德斯通，这个小家伙是谁？”

“这是大卫·科波菲尔。”莫德斯通回答说。

“这个想必就是科波菲尔太太的小累赘吧？科波菲尔太太可真是一位迷人的小寡妇啊！”其中一个男人说。

“昆宁，”莫德斯通说道，“你说话可得当心点儿，有人耳朵可尖着呢！”

我们在天黑前回家了。当莫德斯通先生走后，母亲问我这一天的详细情况。我对她说了那两个男人说的话，她听了笑了起来，并且说，这帮人净胡说八道。但我知道，她听了这番话心里很开心。

“今天的事不要对佩格蒂说，她听了会不高兴的。”母亲对我说。

我答应了她。然后，很快我就睡着了。

一天晚上，我和佩格蒂又像往常那样一起坐在壁炉边，旁边放着针线匣子和一本讲鳄鱼的书。这时，佩格蒂一连看了我几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当时以为她很想打呵欠，要不然我一定会很吃惊的。最后，佩格蒂终于用哄我的语气说道：“大卫少爷，我想带您去亚茅斯我哥哥家里住两个星期，您想去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听了这个提议很高兴，说道：“我很想去，就是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同意呢？”

“我敢打赌，她肯定会同意的。”佩格蒂说。

母亲一回来，我就问她这件事，没想到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我们动身的日子就到了。甚至连我都觉得这个日子来得太快了。现在回忆我当时是那么急于离开我那快乐的家，丝毫没有想到我会永远地离开这个家。虽说现在我讲述起这一切时，语气是那么漫不经心，但其实我内心在隐隐作痛。

我喜欢沉醉于回忆之中：当脚夫的马车停在大门口时，我母亲站在那儿吻我。对母亲以及我从未离开过的家，我的心里突然升腾起一种无比眷恋的感情。现在，我老是喜欢回忆母亲的脸上我的脸吻我时所流露出的真挚和慈爱。

我出发后，母亲仍一个人站在路边想要目送我。莫德斯通先生不停地劝她不要这么动感情。我也不断地向后张望，心里嘀咕，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佩格蒂的脸色也很难看，显然此时她心绪不佳。

我想，那个脚夫的马可能是天底下最懒的马了。它懒洋洋地低头走着。我们走走停停，最后终于抵达了亚茅斯。

亚茅斯是一座海港城市，我们来到街上，一股鱼腥、沥青、麻絮和焦油味儿扑面而来。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新奇。

佩格蒂的侄子汉姆来接我们，他把我们领到了一幢船屋前，说：“大卫少爷，这就是我家的房子！”

“不会吧？就是这个像船一样的东西吗？”

“就是它！大卫少爷。”汉姆回答说。

进去以后，我发现这船屋里异常干净、温馨。所有的东西都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带抽屉的柜子，柜子上搁着一只茶盘，茶盘上描绘着美丽的花纹。还有一些柜子、箱子之类的东西可以给人坐，以弥补椅子的不足。

然后，佩格蒂又领我去了给我准备的卧室——这是我印象中最无可挑剔的卧室。它在船屋的尾部，它有一扇小小的窗子，这原本是伸出船舵的地方。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子的边框还镶着牡蛎壳儿，镜子挂的高度也正好适合我。房里有一张小床，刚

好够我睡。

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女人佩格蒂夫人的迎接。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佩格蒂先生的外甥女艾米莉。后来，在我们用餐的时候，一个毛发浓密但十分和蔼可亲的男人回来了。他管佩格蒂叫“小妞妞”。人们向我介绍他就是佩格蒂先生，也就是佩格蒂的哥哥——这个家的顶梁柱。

“见到您很高兴，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说，“虽然有时候我们行为粗鲁，但是我们都是热心肠的善良人。”

我向他道谢，并说在这里我一定会过得很愉快。

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间，我带着愉快的心情，进入了梦乡。早晨我一醒来就和艾米莉一起出门到海边捡石子玩去了。

“我想成为阔太。”艾米莉对我说。

“为什么？”我问她。

“假如我能成为阔太，我就可以送佩格蒂先生好多贵重的礼物。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就这样，我和艾米莉时常在亚茅斯的海滩边散步、聊天、玩耍。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很快就到了我该回家的日子了。我依依不舍地和佩格蒂先生道别，回到了自己的家。

当家门打开时，我激动地去找我的母亲，心想见到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她。可是，开门的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仆人。

“怎么了？难道母亲不在家吗？”我失望地问佩格蒂。

“她在家的，大卫少爷，”佩格蒂说，“有件事我现在要告诉你了。”

我惊讶地问：“是什么事情呢？”

“大卫少爷，您已经有一个新爸爸了。”佩格蒂说。

“一个新爸爸？”我重复说。

佩格蒂艰难地喘了一口气，仿佛在咽下什么很硬的东西，接着伸出手来对我说：“来，我们去见见他吧！”

“我不想见他！”我说。

“还有您的妈妈呢，您总得见见她吧？”佩格蒂说。

我不再向后退缩了，我们来到客厅。壁炉的一边坐着我的母亲，另一边坐着莫德斯通先生。母亲见到我后，慌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站起身来。我觉得她显得畏畏缩缩的样子。

“哦，克拉拉，亲爱的，”莫德斯通先生说，“你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镇静！大卫，你还好吗？”

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握。接着，我犹豫了一会儿，便过去吻我的母亲。她也吻了我，还轻拍了几下我的肩膀，随后就又坐下来干活儿了。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莫德斯通先生，因为我明白：他正在观察我们母子俩。于是，我便转头朝窗外望去，只见那里有几株野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第三章 被遣送离开家

在睡梦中，我隐约听到有人说：“他在那儿！”同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滚烫的脑袋上掀开了被子。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我的母亲和佩格蒂来看我了，把我吵醒的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个。

“大卫，你怎么啦？”我母亲关切地问我。

“我没事儿，”我回答说，边说边把脸转到里面去，不想让她看到我正在发抖的嘴唇。

“大卫，”母亲喊道，“我可怜的孩子！”

我敢说，在当时，她所能说的所有话中，没有比这句“我可怜的孩子”更使我感动的了。

突然，我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抚摸我。我知道这只手既不是我母亲的，也不是佩格蒂的。原来这是莫德斯通先生的手。

“你先下去吧，亲爱的，”莫德斯通先生说，“我和大卫过一会儿就一起下去。”他又是点头又是微笑，将我的母亲打发走。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关上了房门，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命令我站在他的面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

“大卫，”他说道，双唇紧抿，把嘴唇抿得很薄，“如果我有一匹不听话的马，或者是一条不听话的狗，你认为我会怎么对付它？”

“不知道。”我说。

“我会狠狠地揍它，直到我制伏了它。”

我刚才憋住气低声回答他的。现在我不说话了，才感觉到我的呼吸有多么急促。



吃过饭后，莫德斯通先生的姐姐——莫德斯通小姐来拜访我们了。这是一个如钢似铁的女人：她脸色阴冷，和她的弟弟一样皮肤黝黑，两道男人才有的浓眉和她的大鼻子几乎连在一起了。

在一片热情的欢迎声中，莫德斯通小姐被领进客厅。她在那儿正式认我母亲为至亲。接着她一边打量着我一边问我的母亲：“这就是你的孩子，弟妹？”

我母亲说是的。

“通常，我不喜欢男孩子。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好，孩子！”莫德斯通小姐对我说。

在这样的鼓励下，我回答说我很棒，并且希望她也一样。但是，由于我说话的态度不够恭敬，惹得莫德斯通小姐批评我说：“没有礼貌！”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比平时早。一听到母亲的声音，我便在客厅的门外停了下来。她正低声下气地请求莫德斯通小姐的宽恕，而那位小姐最后也开恩了。从此以后，我从没有见到过我母亲在设法探知莫德斯通小姐的意见以前，对任何一件事情发表自己的一点儿意见。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上课的情景！监督我做功课的人名义上是我的母亲，实际上是莫德斯通先生和他的姐姐。

现在，就让我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重现一下一天早晨的情形吧。

早餐后，我带着课本、练习簿来到小客厅。我母亲已经和莫德斯通先生坐在那儿了。但其实等着我的是莫德斯通先生和他的姐姐。莫德斯通先生坐在靠窗的安乐椅中，假装在看书；莫德斯通小姐坐在靠近我母亲的位置串钢珠子。我一见到他们两人，就开始感到，我费了老大的劲儿装进脑子里的功课知识，一下子全部溜走了。

我把第一本书递给我的母亲。那或是一本语法书，或是一本